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sup>擇</sup>忍。泰山不立好惡。即不讓也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言必納細也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一本作合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鑿韓非子評林卷之八終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眾端叅

觀。端直也。欲求眾直必叅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

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未責。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

詭使。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

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叅。則誠不聞。不叅謂徧聽。一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

韓非子平本  
卷九  
一  
之直不相  
中然賞高  
以鼓氣罰必  
可以禁和  
伺可以得  
人之情纖言  
可以悟上取  
其術而不取  
其心用之亦  
可以助政

臣壅塞。各聽其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

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哀公之稱莫眾而

人不見此誠靈公偏聽子瑕。故齊

迷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

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與惠子之言亡其

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

門戶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

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嗣公欲治

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恐其所賢臣妾擁已故

敵適足以成其朋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

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為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

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人言市有

况猶未可信。况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

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

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故

仲尼說墮霜。仲尼對哀公言墮霜不殺而殷法刑

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而公孫鞅

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是以麗水之

乞一作已而猶與也

刑罰弛於愛多割愛以行刑則固必強

韓非子平林

卷九

二

金不守

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而積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

澤之火不救

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

弱齊國

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

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

管仲知之故斷其人

不用命者戮其尸

一都買而誅之

而誅之

###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

謾欺也

賞譽厚而信者下輕

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

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

賞言而優於下戰國有誅往也

王焚宮室

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

而吳起倚車

賞車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

李悝斷訟以射

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

也宋崇門以毀死

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

勾踐知

之故式怒鼃

勾踐知勸賞可以招勇

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

握鱸是以效之

拾蠶握鱸而不懼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

直聽一理不反覆

責下則人臣

不參

下之材能一一責之

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

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與吹竽混商吹竽是木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責下也故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子令得參樵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若故公子汜議割河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東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而應侯謀施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 一聽四

任資分疑帶 王之道難 狎詐之術 鮮有不敗者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後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不敢為姦如鹿之散謂使此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是以龐敬還公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

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而戴謹詔視輶車欲知

奉筭者更使視輶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商太宰

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深

智一物眾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眾隱其說

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故必審商門而

三鄉得必審商門之牛犯苗而三周主索曲杖而

厚臣懼私得曲杖上使庶子愛御吏西

言成已之智 而問則自多 其智故不智 者反得以用 其敗是不若 深知一物則 智自所精而 衆事皆度而 且也乃喚下 事如合注非

門豹詳選轄謂遺其轄欲取

### 挾智六

設事以探其疑即孟子所期以言館之意

故陽山謾穆堅

偽謾穆堅知君疑也

齊人欲為亂

子產離訟者

便得聽察之稱

一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

### 倒言七右經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謾穆堅知君疑也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知君惡已

齊人欲為亂作逐所愛令子之以白馬以謬言白馬以驗左右

誠分離訟者便子產離訟者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闕市知過者

便得聽察之稱

後賈誼大開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

後賈誼大開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

後賈誼大開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

後賈誼大開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

後賈誼大開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

後賈誼大開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

後賈誼大開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

後賈誼大開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

後賈誼大開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

公者曰臣之夢戡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

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

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

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

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

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今或者一人

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則臣雖夢見竈不亦

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舉事不與眾謀者必

語事貴以實  
不以衆故毋  
操曰一變

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

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人

知之人不知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

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

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

亂也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亦與季孫

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本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

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

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

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

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

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

乎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

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

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

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

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叙事用左傳  
不如左之前

叔孫相魯。魯賚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

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此不叅之患也。

用此結語為斷案

一无之字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賚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

韓非子卷之七



始一作殆

此是托喻

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

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

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

者自首至足無不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

有鐵故曰鐵室。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所以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

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

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

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

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

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

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

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語意頗挫跌  
若傷感

九十一事皆

一言誅罰然而

人不化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蕘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霽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

之而況於人君乎

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

灰塵播揚善掩翳人

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因鬪相殘傷

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

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

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

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

太毅也

毅酷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

至人之世何以有此

至世立法不

宜有此然記

曰殷人先罰

而後賞及考

尚書殷政大

抵尚及厲

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

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

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

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

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

長從賤治賢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

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

善者我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此言威利足以使人

厥刑重法所以無亂此秦之所由強然

固本以耗卒至於敗亡也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

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

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

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一曰公孫鞅曰行

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

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

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

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

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

公懼，自將眾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

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

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

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

不賞者正所  
以禁監賞之  
賞

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太仁不可以  
為用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

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

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

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

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

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

修德義衆必輕之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  
故威不得重也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此亡國  
之本也

太慈足以取  
亡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  
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  
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  
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  
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原在修德因  
本所由耗禁  
之者培固  
也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衾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  
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  
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  
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  
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以無名  
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此言誅亂若  
不惜土地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  
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  
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羣臣左右諫

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

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

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

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

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

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

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以後十數事皆言賞信

小有所忍則大有所得忍

于焚宮則有伐吳之利忍

于捐財則有攻亭之倉皆

不情之為也

一作降北

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

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

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

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

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

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

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

此商君徙木之法

商君徒木之令亦然

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以射決訟亦非正道也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對名之人亦必賞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式怒畫以鼓

越王慮伐吳也。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畫，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一曰：越王勾踐見怒畫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畫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

聞之曰。畫有氣。王猶為式。泥士及有勇者乎。是歲  
人有自剄歿。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越王將復吳而

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

赴之。必得賞。故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

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

豈不為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待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

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

比責畫  
功之意

主之愛一嘖一笑。必愛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也。嘖有為嘖而

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嘖笑尚不妄為。况

而與也。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

未有予也。

鱸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

婦人拾蠶。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鱸。鮪也。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

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



庶對適中机  
故服

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  
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  
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

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歿湣王立好

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

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

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

一无欲字

巧於伺候者  
元以成功

帝法其簡古

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亦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

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

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

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

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

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

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

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

公子況筆錄  
韓侯能擇言  
一死下王字

隆焉悔恐倒

應侯善讓  
能擇言

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  
三城為送此悔之辭  
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  
舉王必悔曰不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  
獻三城之故也  
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言講事  
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蓋田陽夏斷河內困梁  
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  
一郡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  
而已臨東陽則邯鄲  
危如口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  
中虱也

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  
安樂而其處又煩劇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  
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兵以臨東  
陽吾斷  
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  
夫亦遣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  
為市不測其由也

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夫  
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為姦

戴驪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

有一作以  
又死以字  
四事皆用伺  
察以入之情

韓非子平本

卷九

七

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

遺何輜車故實奉笥本令何奉

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

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

也不事於臣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

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

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無敢告

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

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

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割爪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

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

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

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

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

情 五事亦皆伺 祭以得人之

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污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

庶子佯愛之。佯愛，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知之。穆堅，王之所愛，令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已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秦使必以情告。王既不疑。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者，則不疑其為亂也。

以後事皆用術之類

九卷終為明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

告而知之謂得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

###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叅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

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

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

懷尉一作尉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

此六事皆論權勢乃韓子所學之原